大易擇言

一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三十五

上元程廷祚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正義會稽虞氏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彖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皷天下之動者存乎

文淵閣寶

辭者也

頴川韓氏曰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

括蒼龔氏曰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

動在其中矣卦則兆于成列而備于重爻則兆于變而備于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鄭氏曰卦始于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爻在其中矣

愚案八卦成列自有六十四卦因而重之自有三百八十四爻爻之剛柔相推自足以言天下之變繫辭而命之自足以鼓天下之動此在其中之義至

于有辭以鼓天下之動則占與不占皆在其中矣

通論 紫溪蘓氏曰動在其中虞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辭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說非當動卦爻之謂也 本義以爲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此辨之

存異 紫陽朱子曰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

愚案說卦傳舉八卦皆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次所謂成列者蓋即如此朱子之說出于陳邵二家于易无所考證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剛柔兩個是本變通便只是往來者

折中曰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于人事之動故易中
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
愚案剛以統柔柔以承剛二者並重易之大端故曰
立本然卦爻中所值之時不能皆正則變通以趨
之變通云者非枉道以求濟也欲剛柔之无失其
正而已學易者宜明此義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
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辨正 或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如何朱子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

餘論 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慾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

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忘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則危同一揆也惠廸之吉從逆之凶无二致也是則造化人事之正常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正義 横渠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于未形故曰爻

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
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折中曰此節承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
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矣
然其所以立本者一歸易簡之理所謂天有顯道厥
類惟彰萬古不易者也

餘論

愚案易簡即上文所謂一也乾曰易坤曰簡此乾坤
各得之一也而爻效此而為爻象像此而為象則

易簡之外无所謂乾坤乾坤之外无所謂道而亦无所謂易可知矣大傳之言章明如是而後人紛紛欲加太極于乾坤之上又謂陰陽不得為道至于談象之家穿鑿傅會无所不至而皆昧于效此像此之義噫此易道之所以不明也

存異

平菴項氏曰爻象動于蓍策之中吉凶見于辭命之際故謂爻象為內吉凶為外

愚案爻象動乎內承上文效此像此而言則內乃直

指乾坤易簡吉凶之所由出爻象之所由立也至吉凶見乎外則內之爻象出而為外之爻象矣項氏謂動于蓍策之中似覺未確

右第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正義崔氏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為寶是其大寶也夫

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不改也此三者皆資于義以此得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聖人寶位之所要也

童溪王氏曰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為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

平菴項氏曰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貴也自此以下以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

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
葢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之政盡于三者矣其
德意之所發主于仁民義者仁之見于條理也

辨正

折中曰天地大德一節本義原屬上章然諸儒多言宜
為下章之首葢下章所取十三卦无非理財正辭禁
非之事其說可從也今從折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正義 頼川韓氏曰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
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
愚案言王天下以明聖人而得其位者以下神農黃
帝堯舜皆是也首言作易之事言聖人而居天位
其功莫大于作易則有若包犧氏其事莫大于用
易則有若神農黃帝堯舜○近取諸身謂身有性

命形體精粗具備遠取諸物則物理人事皆在其中孔穎達以遠取為雷風山澤之類與仰觀俯察相混非是神明之德剛柔動靜是也萬物之情愛惡情偽是也通神明之德則自近取者而始類萬物之情則至遠取者而盡而俯仰所得亦舉在其中矣

通論

秋山王氏曰伏羲氏繼天立極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為相生相養之具皆所以廣

天地生生之德自網罟至書契是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正義 潁川韓氏曰離麗也網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

紫陽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辨正 衡水孔氏曰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于義未善

愚案仲達議韓氏直取卦名為非其論固善然離麗也麗乃離之本義非祇為卦名也案健順動入陷

麗止說八字乃八卦所從出故說卦傳因以為八卦之義義即象也舉此八字則凡言象者无不囊括而盡仲達于此盖有所不知也

餘論

安定胡氏曰盖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盖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于此之卦象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盖取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

正義紫陽朱子曰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草廬吳氏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正義紫陽朱子曰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愚案致天下之民動也各得其所明也

通論 合沙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正義 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无為而治也无為而治者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秋山王氏曰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黄帝堯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復守其樸畧則非變而通之之道故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聖人喜新而惡舊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然也

草廬吳氏曰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畧之世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其能使民喜樂不倦者

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于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爾

折中曰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凡事之情也變其舊使民不倦者化也趣于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餘論 紫溪蘓氏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黄帝堯舜言黄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黄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發羲皇之精藴也

雲莊程氏曰夫子歷叙上古受命之聖人至黄帝堯舜則曰取諸乾坤乾坤統易之全體而言也蓋非精易則不足以入神非神明于人道則焉能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大傳自天祐之凡三見其二贊學易之君子惟此獨贊堯舜蓋非效法大易斷不足以立人道而承天命故學易者學天地之變化學立人之法則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下蓋取諸渙

正義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

何氏元子曰近而可以濟不通遠而可以致遠均之為天下利矣取諸渙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

彖曰利涉大川彖傳曰乘木有功

愚案渙為卦險陷在下巽順在上舟楫之義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正義紫陽朱子曰下動上說

折中曰外說内動象牛馬之奔于前而車動于後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

正義 石澗俞氏曰坤為闔戶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也

愚案豫卦二體坤順于内震動于外盖取静以待動之義

存異 頴川韓氏曰取其豫備

愚案本義亦主韓說然豫卦向无豫備之義不可從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下止上動

建安邱氏曰以象言之上震為木下艮為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辨正 愚案睽說而麗乎明以威天下言用弧矢者不可不審也若非所威而威焉則天下不說而在我亦失其明矣本義謂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未確

通論

漢上朱氏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正義

節齋蔡氏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

愚案穴居野處弱而不振故象大壯之剛以動而易

以宮室之宗閎也

通論石潤俞氏曰聖人之于物有爲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爲之所以貽于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于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正義

折中曰棺槨者取木在澤中也

愚案大過巽而說言喪葬之禮深入乎人情而天下

自此說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正義

折中曰兌為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乾為健

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通論

開封耿氏曰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古與上

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故不言

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别有所用

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章首是故二字疑衍

正義頴川韓氏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安定胡氏曰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于道者為

得動而乖于理者為失人事之情偽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折中曰材者構屋之木也聚衆材而成室彖亦聚卦之衆義以立辭故本義彖言一卦之材

愚案像從象從人言易之所以有象者主于像人事也故曰象者像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則指繫辭而言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正義　漢上朱氏曰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為小人之道

紫陽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

陰卦皆一陰二陽

敬菴吳氏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存疑

頴川韓氏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即奇為主是為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為主是為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韓氏陳氏之説于章首二句則可通矣若下文

既以君子歸陽卦小人歸陰卦則吳氏陽有常尊之説得之然此特卦象之一義爾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正義 潁川韓氏曰天下之動必歸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
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
衡水孔氏曰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
初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
存身言動必因靜也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于
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

靜而來也利己之用安靜其身可以增崇其德此亦先靜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

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己往則微妙不可知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

紫陽朱子曰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又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石澗俞氏曰精研義理无毫釐之差而深造于神妙所以致之于用也見于用而利施于身而安所以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内也致用外也自内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内也即外以養内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呉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

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
靜養以一動无感以待感也

折中曰精義入神則所知者精深窮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則所知者純熟盡性之事也窮神則不止于入神其心與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則不止于利用其事與造化為徒者也至命之事也窮理盡性學者所當用力至命則无用其力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愚案自日月以下歷言往來屈信以至窮神知化未

之或知皆所以發明同歸一致之理以明感之不可出于有心也語勢並无欹側本義以精義入神以下為推而言學說誤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正義 頼川韓氏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

愚案時所以成器也成器而動即待時而動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正義 厚齋馮氏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爲仁
不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凶

正義 敬菴吳氏曰惡以己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麗者言

餘論 廣川董子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正義 衡水孔氏曰所以令有傾危者由前安樂于其位自以為安故致令日危也所以滅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恒以為存故令致滅亡也所以令致禍亂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恒以為治故令致禍亂也是故

君子今雖獲安心恒不忘傾危之事國雖存心恒不忘滅亡之事政雖治心恒不忘禍亂之事心恒畏懼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苞桑之固也

谷氏拙侯曰養尊處優曰安宗社鞏固曰存綱舉目張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通論　紫巖張氏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力知三者一有闕

則弗能勝其事而況俱不足者乎有德而无知則不足以應變有知而无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亦无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于治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正義衡水孔氏曰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若未動之先又寂然頓无幾是離无入有在有无之際故云動之微也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无

崔氏憬曰此爻得位于中于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于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

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

平菴項氏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于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于瀆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眞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于介如石者與

愚案微者彰之自彰者微之顯此剛柔之變化也剛柔變化而生吉凶所謂知幾者知此而已故以知

柔知剛結之

餘論 紫陽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柰何得所以聖賢説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正義 會稽虞氏曰復以自知自知者明謂顔子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无大

過

紫陽朱子曰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令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

嘗不知是難處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正義 侯氏行果曰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

紫陽朱子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餘論 愚案天地男女皆以兩物相與而成化兩相與而致則一若君臣之同德父子之述事朋友之同志皆致一也此道之不得不然者也其間有過不及而或害于道者則當損之夫子以此釋損三之義精

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正義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

郭氏鵬海曰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爲危以動心知非

理自覺惶恐為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為无

交而求

通論

愚案此章十一節或謂後十節皆承釋咸四九之義

雖于理亦可通然不若先儒目為諸卦之文言為

當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

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正義潁川荀氏曰陰陽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門

紫陽朱子曰撰猶事也

愚案乾坤即陰陽之異名而謂之陽物陰物者陰陽

至乾坤而後有象可擬有數可推已涉于名言之

際故謂之物即指卦畫之乾坤也剛柔指畫之奇

耦陰陽合德而中正之理形剛柔有體而變化之

端見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體天地之撰謂廣

大悉備通神明之德謂易知簡從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正義 頴川韓氏曰世衰則失得彌彰爻繇之辭所以明失得故知衰世之意邪

侯氏行果曰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為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

紫陽朱子曰萬物雖多无不出于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

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盖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存異 九家易曰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下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

愚案名乃名言之名非名目之名也正指繫辭而文辭爲重況雜而不越與稱名小取類大諸義皆非

爻辭不足以盡之九家與朱子皆云謂卦名誤矣

且朱子解雜而不越原兼舉卦爻之義亦不應自

異其說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

辭則備矣

正義衡水孔氏曰開而當名者謂開釋爻卦之義使各當

所象之名 案孔氏開而當名句

草廬吳氏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于天之道而彰明

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于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于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于人事所以闡其幽

虛齋蔡氏曰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于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于至著之象也

愚案往來微顯之義前二說得之矣開猶言分也謂

自乾坤分而爲六十四卦又自一卦分而爲六爻其名物至爲繁賾然必當其名而後言必辨其物而後斷其雜而不越如是此繫辭之所以爲至也而吉凶悔吝之理亦无弗備矣正言即謂當名斷辭即謂辨物愈知名之非卦名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正義衡水孔氏曰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

小若見豕負塗噬腊肉之屬是其辭碎小也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廣大也

程氏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二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邪

愚案其稱名小言指陳事物纖悉畢具也其取類大

言推廣義類无不包涵也旨遠故曲辭文故中肆
陳也顯也纖悉畢具故肆无不包涵故隱此皆申
明上節之義又因而贊嘆之貳者疑也因貳以濟
民行所謂成天下之亹亹以明失得之報所謂定
天下之吉凶皆㝠世之意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
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正義 北海鄭氏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則濫德于是別也

會稽虞氏曰禮和為貴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嘗不

知故自知也恒立不易方故一德也

吳興姚氏曰井養而不窮德之地也

新蔡干氏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

潁川韓氏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微而辨之不遠復也雜而不厭是以能恒刻損以修身故先難也身修而无患故後易也有所興爲以益于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

衡水孔氏曰易之文卦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但

其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為教故文卦之辭起于中古此之所論謂周易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之事

紫陽朱子曰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欲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

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又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又曰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遷

象山陸氏曰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德自行

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君子之修德必去其
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
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井以養人利物為事君子
之德亦由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
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
必察其為物所誘與否不辨于小則將致悔咎矣
恒雜而不厭人之動用酬酢事變非一多至厭倦
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

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抑損其過故先難
既損抑以歸于善故後易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
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
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
所而博施濟衆无有不及故曰遷
又曰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无與焉益以興
利天下之有益于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
遷善故曰興利困以寡怨君子于此自反而已未

常有所怨也巽以行權巽順于理如權之于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

紫峰陳氏曰德之基就積行上說德之本就心裏說要當有辨德之固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則全體不窮矣亦要有辨

谷氏拙侯曰憂患二字以憂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意民志未通務未成聖人切切然為天下憂患之于是作易故易皆處憂患之道

何氏元子曰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易者所以憂患天下之憂患

盧氏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愚案上古風氣淳質教學未開文王始因易象繫辭而教人以修身寡過之事故云興于中古也憂患

即虞書之兢兢業業中庸之戒慎恐懼聖學之根本在焉其有憂患言聖人以已之憂患而教天下也作易之大指不越乎此大傳舉九卦以例其餘爾先儒以憂患為羑里之事後之學者當知其謬

○九卦先言其象次言其德次言其用履知天德而踐之故為德之基說而順乎乾故和而至履虎尾而不咥故以和行也謙者君子之終故為德之柄天下莫與之爭故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以制

禮也復見天地之心故為德之本動而以順行故小而辨于物中以自考故以自知也恒久而不已故為德之固變其事而不變其道故雜而不厭恒則不二故以一德也損所以去不善故為德之修功施于前效收于後故先難而後易不善去而害己者除故以遠害也益以遷善改過而善日積故為德之裕益動而巽其進无疆故長裕而不設遷善改過利之大者故以興利也困剛揜而在中故

為德之辨不失其所亨故窮而通險以說故以寡怨也井巽乎水而上水故為德之地改邑不改井故居其所而遷養而不窮故以辨義也巽巽柔順乎剛故為德之制无初有終故稱而隱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以行權也以經解經義本明晰

通論

平菴項氏曰此章亦論彖辭凡彖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為觀彖者之法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辨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无定相確定說不得

愚案朱子此論不无過于高明之獘然視胡雲峰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云云其說較勝故錄之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
度外内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正義 會稽虞氏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
故
又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
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

新蔡干氏曰言易道以戒懼爲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雖无師保切磋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己者也

潁川韓氏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内之戒也

侯氏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

衡水孔氏曰六位言虚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虚也

又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

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

康節邵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紫陽朱子曰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泉峰龔氏曰既曰不可為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為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无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无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常不行于剛柔變易之中也

虛齋蔡氏曰卦文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為是使知懼也知懼必以度

敬菴吳氏曰不可為典要變无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

愚案首句乃一章之綱不可遠猶不可須臾離之意自為道也屢遷至唯變所適言剛柔之變動周流

于六爻之虚位而无常而吉凶悔吝由此而生也
自其出入以度至末言剛柔變動而无常吉凶悔
吝之來則一定而不可易人于此能以法度之有
定御時位之无定則合乎道然无他術惟有知懼
明于憂患之故而已然則易之為道豈可須臾離
乎上章明卦象之憂患此章明爻辭之憂患也○
外以應事言内以存心言
趙氏胥山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所以致

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患與民同憂不止如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无所不至慮之无所不周故訓之无所不切也

愚案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二句言欲人奉承之至而誠敬之切也語勢直承上文知懼與明于憂患之故非贊美聖人也似當以干氏朱子之解為止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

正義 潁川韓氏曰質體也卦兼始終之義也

愚案六爻相雜謂六爻之中有剛有柔也視其初二三四五上之位以辨美惡則所謂唯其時物也

通論 何氏元子曰此章通論爻畫而歸重于彖辭說易之法莫備于此易之為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畫不似便成他局聖人之繫卦為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彌綸全卦之理如物之有體

質至于繫爻則惟相其六位之時而導之宜因其
陰陽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過推演彖辭
之意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
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正義侯氏行果曰本末初上也初則事微故難知上則事
彰故易知失在初微猶可擬議而之福過在卒成
事之終極非擬議所及故曰卒成之終假如噬嗑

初九猶可擬議而之善至上九則凶災不移是事之卒成之終極凶不變也

崔氏憬曰上旣具論初上二爻此又明其中四爻也言中四爻雜合所主之事撰集所陳之德能辨其是非備在卦中四爻也

紫陽朱子曰中爻謂卦中四爻

愚案擬者揆度之意言初爲事變之方來雖不能无吉凶而未足以限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言上爲

人事之終竟吉與凶既至于此則一定而不可易故易知也此言人既當慎其始而尤不可不致嚴于其終也物即上文時物之物謂剛柔也德謂爻之是非雜物撰德莫備于中四爻而四爻之中則所謂是者二與五為多所謂非者三與四為多此其槩也

存異

紫陽朱子曰先儒多以中爻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

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愚案互卦之說始于左傳蓋春秋時筮史之法漢儒用以解經固多傅會且本體已有六爻互體又得六爻是一卦有十二位矣而說卦傳何以云易六位而成章邪朱子亦取其說何故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正義 東坡蘇氏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文故觀其彖則其

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

愚案居可知言无知與愚皆居然可見也

通論

折中曰彖辭之繫文王蓋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為侯蒙則以二為師師則以二為將比則以五為君其義皆先定于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別耳其爻之合于卦義者吉不合于卦義者凶故彖辭為剛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為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

于綱則目之先後可知審之于權衡則物之輕重可見夫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于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于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皆宜句

辨正

愚案此特言中爻雜物撰德之例功以剛柔言位以爻言二與四同功謂同剛同柔也異位謂或二或四也近者言二在下卦之中四在上卦之下其位皆卑近而易免于不善故其善雖不同而一則多安坐以致福一則多戒懼以自守也此統剛柔而言者若柔之為道則不利于遠而利于近故其居二與四雖皆善而二之柔中多歸于无咎四殆有所不及也三與五同功亦謂同剛同柔也而異位

或三或五貴賤不同也爻位皆有貴賤而獨于三五言之者三至賤五至貴也然五之多功雖柔亦危三之多凶雖剛亦勝爻以五爲尊而德以剛爲重此易道之至要故終言之

通論

折中曰多譽多懼以二四之位言不論剛柔居之皆多譽多懼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論剛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

存疑

潁川韓氏曰二與四同功同陰功也而異位有内外也四多懼近也位逼于君故多懼也三與五同功同陽功也而異位有貴賤也

侯氏行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

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陰位陰之為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二遠陽雖則不

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柔居中異乎四也

紫陽朱子曰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

草廬吳氏曰二與四同是陰位若皆以柔居之則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陰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遠近之異五者一卦之尊位故遠近皆自五而言二

與五應為遠四與五比為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
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
廹而多懼近也二字釋四多懼○三與五同是陽
位若皆以剛居之則九三九五同是以剛居陽故
曰同功然其位則有貴賤之異賤者剛居剛為太
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為適宜而多功
愚案易中爻位惟有貴賤上下初无隂陽之分其說
至近日始定漢後諸儒皆有所不識也此章于繫

辭傳將終特明爻位之辨剛柔居之遂分優劣功
本以剛柔言而舊說皆指爲爻位夫陽貴而陰賤
道之一定三五既皆陽位則傳何以云貴賤之等
且所謂剛勝者不亦偏于剛乎而柔危之說果如
所謂以陰居陽者邪至于遠近雖以位言而三與
五亦在內不止二與四也蓋三居下卦之上五爲
中爻之至尊皆遠者也惟二在下卦之中四處上
卦之下位皆卑近故傳相提而並論若如舊說以

近為獨私四而言則于文義未協矣且四為近于君二為遠于君遠于君而得无咎則近于君而多懼者為有咎矣其得皆謂之善乎若謂近于君則多懼遠于君則多譽將遠于君則不懼近于君則无譽乎求其理而不得无怪草廬有遠近皆自五而言之鑿說矣不知傳之二多譽四多懼統剛柔而言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言剛之為道則可近而可遠也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言柔之在四又不

如在二也自先儒以爻位分剛柔多誤解爻辭而此章文義亦復滯窒難通今姑略為辨析以俟來哲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正義

吳郡陸氏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溼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

紫陽朱子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

平菴項氏曰言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傅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蒙齋李氏曰一則无變无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

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效
也言六畫能效天下之動也

敬菴吳氏曰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不
以位論

愚案易有三才之道其兼而兩之者則如說卦傳所
云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此爻之所以六
也爻有等故曰物等者初二三四五上是也物相
雜故曰文九六是也九六之于六位有當不當乃

吉凶之所由生此承上章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而言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八字宜句

正義 紫陽朱子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

也

南軒張氏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

何氏元子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通論

景逸高氏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于物處若本等只到无咎便

好

餘論

愚案孟子謂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易適作于極亂之時故大傳屢及之且以見其于人事之變蔑以加矣後儒因此多附會紂與文王之事以釋卦文非是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本義侯之二字衍

正義衡水孔氏曰乾之德行恒易略不有艱難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易則為險故行易以知險也坤之德行恒為簡靜不有紊亂以此之故知阻之所興若不簡則為阻難故行簡以知阻也

橫渠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紫陽朱子曰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繁故簡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

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南軒張氏曰心之說也不悖于理慮之研也不昧于事則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于事

功者莫不自強不息以成其功矣

愚案險阻天下之所不能无而惟乾坤恒易恒簡則能于其未至而為之防已至而不為其所陷此之謂知險知阻也至健至順故能恒易恒簡恒易恒簡故能知險知阻然則易之憂患恐懼豆无其本者與說心研慮即憂患恐懼也至于定吉凶成亹亹則不獨以易簡知險阻而且能化險阻為易簡矣大易立教之旨備于此矣○案如後儒剛變柔

柔變剛之說則乾坤不得謂之恒易恒簡矣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正義 紫陽朱子曰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于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雲峰胡氏曰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

愚案器猶俗語言東西也象事知器則變化云爲之

道彰此以卦爻而言知以藏往之謂也占事知來則吉事有祥之理著此以卜筮而言神以知來之謂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如此人謀鬼謀所謂詢謀僉同而龜筮協從也百姓與能言能使日用而不知之百姓亦可以知險知阻言聖人功用之盛如此

餘論

何氏元子曰凡人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廸人于吉

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正義 崔氏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于人也爻謂爻下辭彖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六爻

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

草廬吳氏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

辨正

愚案曰告曰言聖人示人以知險阻之方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所謂文不當則吉凶生變動以利言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吉凶以情遷則下三句

是也愛惡相攻以下舊說專以爻之比應言之然詳玩經傳惟卦之全體有應故屢見于彖辭傳而爻辭傳絕不言以此知六爻之義初不用應其說亦至近日始定即以此節言之相攻相取相感者乃指一人一事而言非謂兩人兩事或兩人而共一事也何則人情有愛即有惡不能並立故曰相攻而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也悔者見于事後而當前實開其隙此以遠而取近也吝者見于當

前而事後或蒙其羞此以近而取遠也故曰遠近
相取也情者真也事物之理有真即有偽真與偽
相感而去偽以存真則利真去而偽存則害也此
皆謂一人一事也考之卦爻訟之惕中則吉終則
凶非以自外有相攻者也家人之嗃嗃則悔嘻嘻
則吝非以自外有相取者也臨之甘臨則无攸利
既憂之則无咎非以自外有相感者也故凡以比
應言爻者皆誤也或曰大傳言近而不相得非指

爻之相應而何曰亦非也舊説所謂應者必奇與偶值偶與奇值也若乾坤之純奇純耦則其例不合而皆可謂之近而不相得矣乾坤其凶害悔吝之尤者乎合其例者莫如既濟未濟則惟此二卦乃可謂之近而相得宜其絶无凶害悔吝矣而亦未有以見其然也故曰非也然則何説曰近者即所謂相攻相取相感者也近有相得不相得爲吉凶悔吝利害之所由生其義具足于本爻而无取

乎比應舊說未之察耳且愛惡相攻三句承上吉凶以情遷之文而泛指人事之情以起下凡易之情也若三句已切指乎六爻則凡易之情數語豈不嫌于重複乎故此三句有謂當與下將叛者其辭慙六句一例觀者其說近是此節與第九章先儒皆以昧于易之義例莫不誤解故以應比立論者令槩不取而辨之如此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正義 秋山王氏曰歉于中者必愧于外故將叛者其辭慙疑于中者必泛其說故中心疑者其辭枝吉德之人見理直故其辭寡躁競之人急于售故其辭多誣善類者必深匿其跡而陰寓其忮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必見義不明而內无所主故其辭屈

愚案有是情方有是辭而能由是辭以知是情者易簡以知險阻之謂也非有憂患者其孰能之

右第十二章

大易擇言卷三十五